周易衍義

六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衍義卷六

元 胡震 撰

䷔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間隔者天下之大害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凡天下萬事所以不和合人不得亨通者皆有以間之也

噬而嗑之則亨通矣獄者所以審查情偽審得其情
則知為間之道故欲去強梗之間又利在於用獄也
用獄所以致其刑也夫天下猶一身也頤口之間有
物以間之則為吾身之害天下之大有強梗以間之
則為天下之害以諸侯而有背叛弑逆之間不去之
則不足以通侯邦以卿大夫而有讒譖淩逼之間不
去之則不足以通臣道以庶民而有盜賊姦宄之間
不去之則不足以通民情然強梗之情難測也不可

無刑獄以察其爲閒之情是以聖人用之諸侯則有
邦典在用之卿大夫則有邦法在用之庶民則有邦
成在又鄉士掌國中之獄縣士掌郊野之獄方士掌
都家之獄訝士掌四方之獄皆所以去閒也或曰衣
冠不犯所以爲帝治之隆囹圄空虛所以爲王道之
懿道天下之治而以刑獄爲先不亦務末而遺本乎
曰刑獄之用非聖人之本心也使天下之人皆居仁
由義皆志道據德皆尊君親上物我兩忘於道化之

中上下並生於天地之間豈非聖人心之至願奈何人生天地間習俗各別嗜欲不同小則不孝不睦不友不婣不任不恤大則負固山谿猾亂華夏皆所以梗熙雍輯寧之治非用刑獄何以除之此明刑者之所以助文教之所不及也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此以卦體釋卦名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頤口之象中虛之中有九四一爻以為之間頤中有物之象頤中有物而不得合必噬之而後合

故為噬嗑合之而後亨也又曰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此以卦德卦象卦變釋卦名也卦之三剛三柔分而不偏剛不至於過嚴柔不至於過寬用中之獄也震動離明動而无蔽情偽之洞見察獄之至也離電震雷交合章明體是用獄天之道也六五以柔居剛雖不當位得中上行以是用獄仁之至也剛柔分明而辨也雷電合明而威也治獄者明以察情非矜其明威以

懲惡非尚其威一聽於六五仁厚中和之君而已此
先王治獄之本意此卦其變為井卦其象外剛中柔
九四一爻間之為頤口中有物噬而後嗑之象其占
有其德則應其占也卦變自益來六四之柔上行至
於五而得其中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電掣雷鳴无物不囬噬嗑之象明罰使知懼罰明則
情偽無所逃勑法使知避法勑則强弱不敢犯所以

去治教之間而使一歸於順治也明罰以離勑法以震罰者刑之薄法者刑之先先故知而不敢犯薄故懐而不忍犯金作贖刑明罰也象以典刑勑法也雖然聖人非以用獄為利者特刑期無刑爾唯曰辟以止辟爾古之令王垂刑象之法於象魏唯欲其有所見而不犯於刑也令施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唯欲其有所聞而不麗於刑也於此益信非噬嗑之時聖人未嘗以用獄為利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初與上九為受刑之人餘四爻皆為用刑之人屨校不懲必至荷校而械其首滅趾不誡必至滅耳而獻其馘初九之小人能懲於薄刑止其惡而不行則不至貽上九惡積罪大之凶禍矣庶頑以撻而格王騂以前而賢朝為小人暮為君子豈特无咎而已夫人之氣質不美所棄者廉恥所趨者功利非威無以使之懼非罰无以使之懲然一時之痛楚悠久之悔艾

也造化之於物榮之所以生物枯之亦所以生物雨露所以生物而雪霜亦所以生物也聖人之於民賞之所以愛之而罰之亦所以愛之也刑一加於民而能警之於无過之地豈非薄罰乃斯民之大幸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膚肉之嫩者鼻氣之出入者六二居中正之位而治初九之惡理直勢順其刑易服如噬膚之易入然初與九四為正應如鼻息之交相往來四乃初之黨與

為治化之梗者也九二用刑必加滅鼻以絶其往來之路則无失刑之咎而為惡之勢孤矣夫罪惡易服固有用刑之權而黨與必治乃所以為用刑之道春秋聖人之刑書也隱公四年衛州吁主伐鄭之兵而經書宋陳蔡以先衛人者何也所以誅絶亂賊交通之黨也桓公三年宋人有弑君之罪而經書齊陳鄭之成宋亂者何也亦所以誅絶亂賊交通之黨也以夫子无位而司伐惡之筆者其書法如此則其如六

二之有位而操伐惡之勢者其刑可不正乎六二當
噬嗑之任有位而得中得正以中正用刑人誰不服
去間之易如噬膚然參之乾肉乾腊乾胏為有間矣
然聖人不以罪之易治為喜必以絶罪惡之黨與為
喜蓋以小人機謀交通貨賄交私傾險交結必有其
儔與如鼻𢍰之往來也必絶其機謀貨賂傾險之路然
後為无咎象曰乘剛也謂初九為剛而二乘之九四
為剛而初應之六二之治初九以有位而御无位不

難能也吁季友去叔牙而不去慶父之姦卒以成魯國之禍子突拒衛朔而不禁五國之暴卒以弛周之威五王黜武氏而不去三思之佞卒以貽唐室之憂考論古今之變而三復滅鼻之言噬嗑之六二其旨深矣吳濞非楚則反不決燕旦非上官則謀不發小人有黨則惡日長也童溪曰人之罪惡固有所謂不可赦者故君子痛以待之在己不以為慘在人不以為怨又況六二之柔乘初九之剛剛柔之濟資諸人

以爲助而與衆治之豈其過歟故雖噬膚滅鼻也而曰无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腊肉乾而噬久藏而多毒九四為一卦之梗若腊之堅而難噬也六三以柔弱之材居剛決之位陰居陽位不能服人用刑於剛暴而反為所傷如噬乾腊堅韌之物而遇毒惡之味反傷於口也是可鄙吝然奉法以行終亦无咎夫用刑以去間功立而義立者上也

功成而義虧者下也功不足而義不失亦可以為次矣懲戒罪惡而罰不濫誅殛姦宄而刑不忒是噬嗑之得其道也有獲禽之利而有詭遇之羞有御衆之動而有助虐之恥此噬嗑之失其道也若夫志在遏惡而惡不能遏志在討罪而罪不能討雖其範我馳驅而无去間之失然義之不忒君子无責焉子突欲去衛朔而反遇四國之毒吝也然志在輔正於義何咎李固欲去漢姦而反遭羣小之毒吝也然志在去

姦於義何咎葛亮欲殄漢賊而反遭街亭之毒吝也
然志在殄賊於義何咎伯禹徂征尚或以逆命聞周
公東征尚或以破斧聞一時之屈伸聖賢猶有所值
況六三以至柔之質遇難治之惡又居多凶之地則
遇毒何足咎乎象曰位不當也謂以柔居剛所處之
地不足以服人是以遇毒然勢不足以去間其功有
愧而其義无愧也是以小吝而无咎焉故論之君子
有殺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華督有大逆之罪孔

爻義形於色而亦遇毒春秋亦褒之葢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舍生而取義者也是以君子處噬嗑之世不憂其遇毒而憂其有咎楊氏曰欲去惡者可使才不稱位乎百揆非舜則去四凶以安民祇以害民司寇非仲尼則誅少正卯以治魯祇以亂魯小吝而无咎者能度其才而噬暴者庶乎吝而不咎矣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乾胏肉之有聯骨者金取剛矢取直此一爻取二義

一取其剛惡中閒之象又取其不中不正之象雖指
為乾胏之閒可也一取其剛善近君之象取其金剛
矢直之象雖謂其當噬嗑之任可也以剛之惡言則
為大閒之人以剛之善言是為去閒之人九四居近
君之位當噬嗑之任四已過中其閒愈大而用刑愈
深也如噬至堅有骨之物乾肉而至堅難噬者也非
得剛直之道以去之不可九四陽德剛直可以去閒
然陽而居柔剛明則傷於果居柔則守不固又利在

於克艱其事而貞固其守則吉也夫去强梗之間莫宜於剛直用剛直之道尤宜於敬謹好剛而不艱貞其蔽也狂好直而不艱貞其蔽也絞故望之欲去石顯非不剛直而身以石顯死王章欲去王鳳非不剛直而身以王鳳誅則所以用吾之剛行吾之直又可忽乎權姦之玩弄神器君臣之大間也汚民塗毒生民君民之大間也外夷之隔絶王化内外之大間也是三者必得金矢剛直之道然後可以合君臣上下

内外之交然剛直固可濟也又在利於艱貞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防患也必周謀事也必審如是則可以遂其剛直之志象曰未光也以天下有姦凶之當噬是道之猶未光顯不可以不艱貞也或曰九四自為梗而曰噬乾胏噬之者誰也曰以九四剛直之大臣噬九四強梗之大臣也居大臣之位而近君者非一人舜與共驩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以舜周公之剛直而去共驩管蔡之強梗故得金矢以鑚乾胏則骨可去而肉可噬

得剛直以去强梗則惡者去而治可通剛惡者為乾胏剛
善者為金矢然猶曰艱貞吉去惡實難非正固則必敗於
怯漏於踈然有强梗者天下之不幸去强梗者聖人之不
得已故曰未光也又曰古者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
不直入其矢所以懲不直也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
乃致於朝不信則入其金所以懲不信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原闕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彖曰賁亨柔来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陽剛而无柔以文之則獨陽不生不能成其大陰柔而无剛以文之則獨陰不成不能成其小夫乾為陽剛得坤陰以承之則能廣其始物之功日為陽剛有月陰以終之則能延其昱晝之光造化之間其剛所以亨者

柔來文之也君為臣綱陽剛之屬也必羣臣相繼始足以致天下之治夫為妻綱陽剛之屬也必内助相成始足以成一家之慶人倫之際所以亨者柔來文剛也今夫坤為陰柔而无成固不可並夫乾之大生亦必承乾之施然後有終焉月為陰柔而无光固不可配夫日之明亦必借日之光然後能晝夜焉則造化之間柔之所以小利有攸往者剛來文之也臣綱在君柔順而不敢專命固不能運

大權矣然必天其君而後能行臣職焉妻綱在夫柔順而无攸遂固不足與大政矣然必天其夫而後能行婦道焉是人倫之際柔之所以小利有攸往者剛來文之也剛之與柔以分言之則有尊卑以位言之則有貴賤以德言之則有健順分雖不同而理則相須此一不獨立二則為文也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以卦變言卦自損來者
柔自三來而文剛自既濟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
此剛得柔之助而亨也卦自損來者剛自上而文
三自既濟來者剛自五而文上此柔得剛之助而
小利有攸往也剛柔交相錯即卦體可以觀天之
文文明以止艮為止離為明即卦德可以觀人之文
天文之著者三辰五行之象觀之可以察四時之變
人文之著者三綱五常之典觀之可以成天下之化

柔來文剛其質本剛故亨剛上文柔其質本柔故所利者小吾觀唐虞之際唐堯命羲和而正天文日中星鳥知其為仲春日永星火知其為仲夏宵中星虛知其為仲秋日短星昴知其為仲冬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置歷象以授人時則觀天文而察時變者在是敷五典而五典從制禮樂以合天地之化至於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則觀人文而化成天下者在是故曰重華曰文明後世語賁文之盛舍唐虞其誰

與其卦其變為困卦其象火明山下有賁飾之象其
占則小利有攸往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止於上火明於下山下有火明有所止之象又火
在山下而照庶類皆被其光明為賁飾之象君子體
離明之象而昭明庶政則大綱小紀秩然有序本數
末度昭然曉示而文明之治達諸天下體艮止之象
而无敢折獄則无敢有折獄之心明不肆用情實不

没使民无訟好生之意常達於天下明庶政養民之心急也无敢折獄害民之心輕也洪氏曰政事尚顯設文以飾治可也獄事尚貞實飾辭以文致不可也前乎噬嗑強梗當去則以用獄為利時乎賁治文教既明則以折獄為後此又時措之宜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君子斯文之所在達則振斯文以飾天下窮則卷斯文以飾一身初九以剛正之資秉文明之德而在无

位之地斯文其廢乎亦還以飾天下者飾一身而已
賁其趾飾其身之所行也何以飾其所行唯義所在
義在仕舍徒而車義在止舍車而徒今居賁飾文明之時
二吾近而非吾應四吾應而與吾遠遠者不得從近
者不能從何也義也此舍車而徒行之象也太公非
不賢而伯夷不從之以涼武王侯霸非順指而嚴光
不從之以事光武初九賁世之放民也斯世而有斯
人非榮乎夫君子所以設飾其身在於節義之貴不

在於祿位之貴在於天爵之貴不在於人爵之貴貴之初九有忠信以為與有禮義以為器其出言有章其行有技業令聞廣譽施於身致飾於下位者自得也故大車檻檻不足以榮其身以義不當乘寧舍之而徒行也象曰義弗乘也君子取舍在於義而已如其義則謀王斷國亦不可以徒行也如其非義則守身獨善亦不可以苟取也初九之行乎貧賤豈悖義以為高哉若夫出車彭彭旗旐央央南仲之承王命也

四牡彭彭八鸞鏘鏘山甫之城東方也此則義之當乘而不徒賁其趾也程氏曰舍二從四舍易從難如舍車而徒行守節義君子之飾賁也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須隨頤而動者也六二當賁飾之時居離明之位柔順中正三以陽剛得正皆无應與故二附三而動有賁須之象是二有文明之德以賁飾其從人之道也

二之從剛而動猶須從頤而動也從剛而動必以賁

言者二之從三非邪言邪説而文其徇物之過也非令色足恭而文其悦人之容也有仁賢以為汲引則從之有尊貴以為應援則從之不然子敖之從適以為樂正子辱彌子之主雖得衛卿秪以自汚爾象曰與上興也六二為離之主有中正之徳則其與上興者有所賁有離明之質則其與上興者有所賁六二君子其得賁道之盛歟安定曰須待也君子之道不可以躁進蓋上下相文之時六二以文明而麗乎下

柔順中正无私无應靜而有待物必有致飾者夫待而後應與上同興夫何咎焉不曰吉凶初无得失故也潘氏曰柔不能自奪正也不肯妄求修飾其得以須時用待文王而後興者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剛柔相賁相與潤色以成其文所謂賁如濡如也六二六四柔之正也九三剛之正也相比而相賁也然三與二四非正應故戒以常永貞正則吉也人必自

侮然後人侮之君子於正道无少玷瑕則誰敢侮之
夫英華之絢麗而本根之不植則其英華不能秀也
丹青之錯陳而素地之不先則其丹青无所施也文彩
之相賁而正道之不常則其相賁也易至於陵慢令
九三文飾之盛至於濡如不徒威儀容節得其宜而
潤澤也雖言辭議論皆有潤色之文焉不徒立身行
已得其賁而潤澤也雖應事接物皆有潤澤之文焉
不唯施之一身得其潤澤而施之天下國家皆得其

賁而潤澤之也然有儀文之煥然者必有正理之宜則則不過也正也象曰終莫之陵也大抵有華无實人所侮也有聲无情人所侮也有濡如之文又有永貞之道則誰敢陵之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其所以為文章者是亦性與天道之發爾孰謂文可以滅其質乎三居文明之位為二陰所濡非正固則移其質凶之道也正固則二陰孰能陵之楊氏曰賁如自飾也濡

如待物而後飾者也待人而飾易爲人所犯必得永

貞則吉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

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四與初爲正應相賁者也而爲九三所隔不獲相賁

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馬在下而動者也初以正

應而居正白馬之象也其初四求應之至如馬之翰

飛而至也使六四匪爲九三寇讎之所隔則婚媾遂

其相親矣夫一不獨立二則為文應與之相接而邪妄之可間者勢之變也邪妄之既去而應與之必合者理之常也賁六四與初為應而相賁者也賁以皤言馬以白言是為三所隔未獲相賁也然道義之交莫如初九三則妄求者也應與之正莫如初九三則枉道者也雖四為三所間而其從正從剛之志殆如馬之翰如也貞妄不兩立有時而妄去則貞者合賢與不肖不兩盛有時賢者親則不肖者踈矣六四與

初九以正道而相賁九三何終能間之哉象曰六四當位疑也謂正應在初而三間之是所當之位為可疑懼此所以從初之志如飛翰也又曰匪寇婚媾終无尤也謂九三不能為寇而終獲相親亦无尤也白雲曰賁雖剛柔相文然陽道常饒故足以兼人陰道常乏故有以受飾之理四雖自飾亦有皤如之質將受物文飾猶六二之須丘園之賁皆己待物之象也初九以剛强之才飾其趾而來翰如之馬也馬之來

所以飾四之皤四亦以飾馬之白皆有受飾之質而相文此其所以爲賁也凡剛自内進人必疑之盖力不足而居上當懼人之寇已也初以剛下柔而來應匪寇也婚媾之道也六四雖多懼疑終何尤哉朱子曰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賁如皤如其質可受初九之賁白馬翰如其志欲從初之急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旌賢以隆賁之禮故得賢以成賁之功六五之君得文明以止之德兼羣賢藻飾之業不以列於朝著佩玉鳴珂者為已足又加賁于岩谷握瑜懷瑾之儒厚意之將有筐篚焉委積之貌有玄纁焉吝於非其人施之於惟其人則賢才之來上而賁君則光昭君德啟沃王心一人之吉也次而賁國家則潤色皇猷黼黻政化國家之吉也大而賁天下則宣明禮樂發揮綱常天下之吉也象曰有喜也謂其加禮賢臣轉吝

為吉故其可憂者秪可喜也賁于丘園乃所以飾天下國家非特飾丘園窮士而已束帛戔戔馬氏曰戔戔委積貌許慎以戔從二戈非謂有須不一之意四方聘賢前後相望於道如有次非一所也程氏曰束帛喻六五本質戔戔受人裁製而成六五陰柔之質密於上九陽剛之賢受賁於上九者也丘園在外而近且高者指上九也六五柔弱不能自為為可吝少然能從於人受其製裁成賁之功終獲其吉享其吉

美是可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白者質素而无色也上九賁飾之極則失於華偽失其本貞唯能質白其賁則无過失之咎曰上得志也在上而文柔成賁之功六五之君又受其賁故雖居无位之地而實施尸賁之功為得志也既在上得志處賁之極將有華偽失真之咎故戒以質素則无咎矣質勝文固不可文勝質亦不可宮室而文勝質則

為瑶臺瓊室飲食而文勝質則為酒池肉林衣服而文勝質則為侈衣麗服大圭不琢不必雕刻以為文大羹不和不必八珍以為文大路越席不必金玉之飾也犧樽疏布不必綺縠也以質素為飾而不以華美為飾此白賁之所以无咎然上九之白賁非曰偷不中禮也賁極而本之以質乃所以為文質之中也彖曰上得志也敦本尚實中道不失可以得其志願也使華而失實則流弊之極必有欲為而不遂其心

者矣朱子曰賁極反本復於无色善補過矣

䷖ 坤下艮上

剥不利有攸往彖曰剥剥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剥落也羣陰長盛消剥一陽之時衆小人剥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攸往夫君子小人不能兩立蕭艾之盛蘭芷之衰也稂莠之繁嘉穀之害也君子之出處非他也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可以行而不行則為潔身亂倫為懐寶迷邦為不知通塞可止而不止則為貪

榮慕禄為枉道從人為行險僥倖當行而止非也當止而行亦非也今剥之時五陰羣然而進一陽㦗然而立羣枉害正此其時也不肖妨賢此其時也此正君子儉德避難危行言遜之時艱貞晦明藏器待時之日不然危邦而入亂邦而居是自禍其身也昔者有惡來以剥君子故微子可以去商有季氏以剥君子故閔子可以汶上時之剥也君子焉可出乎彖曰剥剥也柔變剛也此以卦體釋卦名也一柔生於建

午之月而柔變一剛二柔生于建未之月而柔變二剛至於建戌之月則柔變五剛陽剛為陰柔所變是君子為小人所剥此卦之所以為剥也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此以卦體釋卦辭也五陰長而剥一陽即小人長而剥君子所以不利有攸往也曰順而止之觀象也此以卦德發之也內坤為順外艮為止觀卦之象順理而止所以不往也又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此又因卦辭而申之也天行之理有消長有息

長有盈滿有虛損相為循環順之則吉逆之則凶隨時敦尚其行以天君子所以不往莫非循天理之當然也楊氏曰坤順艮止止亂以順止小人亦以順故辭黨禍者陳寔之臨廷唐祚者方慶之對此順而止之非逆而激之也此君子治剝之道然聖人亦豈忍天下之久剝乎五陽消矣消極必息五陰盈矣盈極必虛剝極而七日來復是以君子尚之也於是乎知有天道曉之以觀象云者欲其知天也戒之以消息

盈虚云者欲其事天也此易爲君子謀如此朱氏曰

漢唐之季小人道長諸賢不能順而止之悉力以抗

小人是以无成功王弼謂强亢激拂觸忤以隕身既

傾焉功又不就非君子之所尚也故曰順而止之觀

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此卦變爲夬卦其象

五陰剥消一陽之象其占不利有攸往也

象曰山附於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山剥而附於地則其下厚矣爲人上者觀此象故裕

民敦本務厚其下是乃安宅不傾之道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洪氏曰下之人富厚而不困窮則宅乎上人若斯安閒而不傾危矣所以用剝也觀剝之象一以明順而止之象一以明厚下安宅之旨則此身安而天下安何剝之足憂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天下之勢若廈屋上庇牀下承人中處者也害人者先壞其牀足害國者先壞其國之君子君子者人主

之股肱也非國之足乎小人之滅正道消君子剝牀足也王章不誅漢不亡任愷不去晉不亂正道滅而後凶于國者隨之故剝始于滅下其流及上夫小人之害正其有位者固為斯道害而无位者亦為斯道害楊氏以為我之說唱於下墨氏以兼愛之說唱於下率天下而禍仁義老莊以清虛之說唱於下率天下而反道敗德此剝牀之足雖自下進而蔑貞之禍亦自下始其曰蔑貞凶蔑无也謂消亡於正道也一

陰之生聖人已有女壯之憂履霜之懼孰謂剥之初以无位居下而忽之乎象曰以滅下也取牀足為象者以陰浸没陽於下也曰剥之初小人方盛之時何以亦凶曰小人雖進以邪害正志欲害君子不知先自賊其本心之仁義將以暴人先有自暴之凶及其至也敗常亂俗凶于其家凶于其國凶于其天下又何吉之可言

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

辨分別上下者牀之幹也陰漸進而上剥至於辨愈
蔑於貞也凶益甚矣甚矣小人之害道也其心險深
與平易者異志其趨私邪與公正者異向其習矯偽
與真誠者殊途方其未進其患易弭其黨易除其間
易戢及其既進其位足以勝人其黨足以勝衆其姦
足以惑主聽以權謀而滅道德之正以邪佞而減忠
信之正以功利而滅仁義之正剥牀以辨豈不為正
道之憂然小人剥君子自以為吉在已而凶在人不

知其凶於已者尤重也何也君子受害特身害爾小人害正乃心禍也徒知害人之身不知自禍其心賊滅天理瀆亂綱常辱身危國其身禍亦有不容免者為小人者謹毋以方進為幸象曰未有與也謂陽剛君子未有應與是以為陰柔所剥若君子有與尚可勝小人而不為其所蔑聖人於此重傷君子之孤也又曰與許也未有與者小人而剥君子衆論之所不容未有許之者也楊氏曰牀有幹國亦有幹二柔進

而變二剛比小人進為大臣而剝君子之大臣也其罷九齡相林甫之日也五陰一陽孤且外孰為之與故曰未有與也未有者聖人猶待其有也歟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三處上下衆陰之中獨與上九一陽相應有輔上救亂之志小人之君子也在剝之時聖人許其无咎者觀之之辭也夫習俗之移人雖賢者不能自免而黨與之同流在陰柔尤難于自新今剝之六三與不賢

居而翻然有賢賢之心與不仁處而翻然有好仁之心是處衆醉之中而慕獨醒溷濁之中而慕獨清是為改過遷善之人是為滌瑕蕩穢之人是開從仁遷義之門謂之无咎信乎其无咎象曰失上下也是與朋黨相失而處剥之道為无咎也求之古人墨子之吏子而求見孟子楚産之陳良而北學周公以吕强與曹操同類而有清忠奉公之節武攸緒與諸武同宗而有隱逸去之之操之人也其能處剥而无咎

者歟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五為君位六四近之如剝床以膚是小人之禍切君身也君子用則足以福天下小人用則足以禍天下六四之剝陽必玩弄神器僭作威福植私黨汲引凶徒進便佞以固君寵獻邪說以惑君聽執左道以蔽君心眩惑一人之耳目昏迷一人之心志由是瀆亂紀綱紛擾刑政敗壞風俗戕賊生靈其剝喪治體有

不容殫紀者小人之亂正一至於此其切身之禍一何慘乎象曰切近災也言其剥之切近六五而有切身之禍也然則處剥之君宜何如曰監成帝之優柔而不使王莽為司馬則可以免剥膚之凶監二世之不明而不使趙高為丞相則可以免剥膚之凶不是之思而縱羣陰之剥陽則天下之禍未已也剥而至膚是避患不速見幾不早如蔓草之難圖雖欲有以正之葢无及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六五以柔居君位實為羣陰之主總羣陰以聽命如貫魚而聯之不使其害正調羣陰以寬恩以宮人而寵之不使其激變御之以嚴懷之以寬則待小人之道得矣周赧王受制於强諸侯而不能統僭蔑之臣文宗受制於家奴而不能去閹黨之姦魯昭公誅意如之强僭而反受其辱質帝斥梁兾之跋扈而反致其毒皆以御懷之不得其道也今六五之待小人其

曰貫魚魚陰類也小人亦陰類化魚而貫之則有操持之无縱舍之有把握之无解散之姦惡者自我而拘係之貪虐者自我而維縶之吾御小人如此其嚴故不使縱其傾險以剥陽此其所以无不利也又曰以宮人陰類也小人亦陰類也視之如嬪御而不與之以冢宰之柄視之如妾婦而不與之以威福之權賞之以金帛而不使之干預朝政懷之以恩幸而不使其有怨怒之念吾懷小人也如此其寬故不及其

反側以致剝陽此其所以无不利也象曰終无尤也
舉宫人而不舉貫魚節文例也謂之終无尤所以見
其无不利也此乃六五之道不失而得懷御小人之
道𩀱魚陰物宫人陰之美而受制於陽者也程氏曰
剝及君位剝之極也其凶可知故六五爻更不言剝
而別設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
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以一陽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於人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一變則純陰矣然陽无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无間可容息也故九月為剝十月為坤謂之陽月恐疑其无陽也故曰陽天下亂極思治剝極思復流離蕩析之民孰不戴君子以為安故曰君子得輿若小人處剝之極以邪剝正是剝其三綱五紀仁義忠信之道自去一己庇覆如剝其廬而无所容身於君子之下也象曰民

所載也五陰載一陽而宗之是民心之所承載也又曰終不可用也一陽庇五陰而反剥之是小人之終不可任用也君子得輿為民所載則有厚之之道小人之性自下窮上必剥其廬而後已楊氏曰陰極思治白公之亂幾危矣而國人望子高之來卒安楚者子高也此君子得輿之象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此陽復之卦也夫嘉會之幸逢者機也重責之當任者志也反之吾身而无艱厄參之同類而无否剝驗之天時而无蹇運此機之難濟者也利有攸往奮然

而有為鋭然而有行此志之所當勉者也且君子之
復何以見其亨以在己觀之向也陰盛而今也陽復
向也困厄而今也通達出而顯仁无疾也入而藏用
亦无疾也以朋類觀之協謀協知同心同德陳力就
列惟此時為无咎官師相規惟此時為无咎以天運
推之則天運之反復適當七日之期一之日為姤二
之日為遯三之日為否四之日為觀五之日為剥六
之日為坤至于七日而為復於辰為建子之月于律

為黃鐘陽剛之復而陰柔之消乃君子方長之數也
反諸己則復而无疾參諸朋類則復而无咎驗諸天
時則又當來復之運此時此際復之亨宜也不往則
已往則必利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
无疾朋來无咎此以卦德釋卦名也反歸也陽歸為
主陰去為客故復之亨以剛之反喜之之辭也震動
于內坤順于外剛反而動以順行之則无疾之者矣
待朋來无咎也又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此

推文義以釋卦辭也天道之行消則息終則有始觀息之出入物之榮落日之朝夕月之晦朔歲之春冬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曷嘗頃刻而息哉故天行則自然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也此聖人慰之之辭也曰利有攸往剛長也謂陽長君子之道方長而盛為臨為泰為大壯為夬皆自此而始之此所以宜有所往也剛長則萬物望生息之功君子長則天下望平治之福豈可止而不行故剛長利有攸往聖人勉之之辭

也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動而生物是天地之心
貴陽賤陰是天地之心長君子消小人是天地之心
心不可見聖人觀于復而見之程氏曰一陽復于下
乃天地生物之心先儒以靜為見天地之心不知動
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潘氏曰剥
以順而止復以順而動君子處道消之極至道長之
初未嘗一毫之不以順也朱子曰有善惡之復有動
靜之復終日營營萬物並馳忽然有惻隱是非羞惡

之心發見此善惡為陰陽也若寂然至靜之中有一念之動此動靜為陰陽也動靜天地之復善惡人道之復彖象言動靜之復六爻言善惡之復此卦其變為姤卦其象五陰一陽在下有陽氣來復之象其占利有攸往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卦辭之主動勉君子以當行之運象辭之主靜示人

君以順天時之事雷聲之動而復於坤地之下陽氣
微也先王以此日至之辰而閉關商旅不行乎道塗
所以使之齋戒掩身以待陽之定也上之后王不循
省四方所以齋戒掩身以待陽之定考之月令毋發
蓋藏毋發室屋于以不發天地之房塗庭闕築囹圄
于以助天地之閉藏至于處必掩身禁嗜慾安形性
事欲靜是皆不行不省方推之也洪氏曰關動物也
閉關以雷方方岳也不省方以地皆王事也閉關以

制故稱先王不省方以時巡故加后以別之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改過於既形未足以為善改過於未形乃所以為善
初九處卦之下震動之初為復之先又陽剛震體明
於辨小勇於改過是失未遠而復之而不至於悔復
之至早者也其改過之速而不至於悔是以謂之元
吉善之美者也治身者冲和之少愆即醫之善道也
逮其疾痛之甚而始欲復其氣宇則已晚矣治國者

政事之少差即修之善道也迨其亂離之亟而始欲
復其典章則已晚矣君子明善而復其初其可以少
緩乎故係辭釋之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
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其不遠復之義乎象曰
以修身也初九反善之速所以修其身也故格物致
知則能明不遠復之義而足以察修身之理誠意正
心則能充不遠復之功而足以盡修身之道此其用
力之勇而反之於初所以元吉也程氏曰復為反善

之義失而後有復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于悔大善
而吉也朱子曰復雖一陽之生然而與衆陰不相亂
如人之善端方萌雖小而不爲衆惡所遏底意思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初九乃克己復禮之仁人六二雖隂爻柔順中正上
无應與密比於初能休休好善此天下之所以吉也
有樂善之量斯有反善之功初九爲内卦震之主震
之爲卦在四德爲元在四時爲春在四方爲東在五行

為木皆足以見天地生物之心是初九固與造化同
其仁者六二能親而下之所以為休復之吉自其人
而言之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聽非禮勿動皆所以克
己復禮而為仁六二能親而下之所以為休復之吉
象曰以下仁也休復之休即秦誓所謂休休有容之
意孔氏以休為樂善即下人也鄭氏以休為寬容即
下仁也何氏以休為美大美大之量亦下仁也休休

下仁以復其仁如之何而不吉也程氏以志從於陽

復之休美者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之極復而不固屢

失屢復復善而屢失危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門頻失

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夫不思而得不

勉而中此性焉安焉之聖人也是則无待於屢復其

次有過則改而不二過有善則遷而无復不善此復

焉執焉之賢人也是以无待於屢復又其次氣質偏駁而加之以學力言行之多尤悔而加之以循省則未能寡尤而常有以救其尤未能寡悔而常有以救其悔亦聖人之所許也一子路也有幸爾之過有慍見之過有危而不持之過其失亦屢矣而終足為百世之師者以其聞過則喜有以復之則雖厲无咎一子夏也有西河疑民之過有哭子喪明之過有悅見紛華之過其失亦屢矣而終則以躋四科之賢以其

有過則謝有以復之雖厲无咎此六三之頻失雖聖人之所危而六三之頻復亦聖人之所予也象曰義无咎也謂其隨事復善其義為无咎也雖然君子之復未復之先自貴乎反之亟已復之後尤貴乎守之固不然暫復暫失物交物而引之終於必亡而已矣然則為六三者必擇善固執自強不息日新又新庶乎无頻復之厲而有反善之吉也童溪曰頻復之厲所謂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故曰无咎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六四居上下四陰之中而獨與初九陽剛為應與衆俱行而獨能從善然以陰居陰柔弱之極初九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為故不言吉與无咎聖人但稱其能獨復也甚矣特立獨行之難其人也六四之獨復豈與時高下徇物失已者乎豈悖衆以為異矯世以為高者乎六四之獨復非敢違乎衆也不敢違乎道也非徒從乎剛也不敢違乎道也道不當從不以小人

之衆而苟從道不當違不以君子之孤而輕違象曰以從道也味從道之一辭則四之中行獨復者夫豈徒哉昔者滕文公違百官族人之見而獨行孟子之禮陳良出楚產之區而獨悅周公之道少連出東夷僻陋之俗而獨知古人之學世之隨流涵波曲學阿世迷溺而不知反者於此可以奮然而興起矣楊氏曰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者蓋不違在道不在人以六四居四陰之中獨應初九之陽以自復是所

謂失上下而從道耳自非離世絶俗之智則幾何而不為陰所化哉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使六四有所為而後為之則獨復之誠有時而衰也其曰獨復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也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博厚者地之德五體坤德而得尊位大中當復之時遠於陽剛之應躬自厚者也故曰敦復敦復資諸巳以為復而能自厚其德則无失之可指故曰无悔陽

復方微之時以柔居尊下復无助未能致亨吉也能无悔而已曰中以自考不過以中道自厚成己而已此中材之主也若夫下仁之復從道之復皆資諸人者也夫人君之復善每患于反之不篤反之不篤能无過乎唐太宗勉受直言非不欲復也唯其不敦於復是以有遼東之悔武帝欲聞大道非不欲復也唯其不敦於復是以有輪臺之悔六五之敦復无悔豈非篤志以復其初歟豈非篤信篤行篤敬以復其初

歟盖敦復者有反善之誠也无悔者无不善之累也又曰不成於上而成於五得中也誠自成也反身而誠得固有之中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上六以陰柔居復之終陰則暗而无睹柔則懦而无從昏迷而不能復者也故凶災者天灾禍自外來者也眚者人過禍自内來者也有灾眚則其凶非一用師

則敗而為師之凶是以其國君凶則為邦之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則貴而无輔高而无民盡坤土之數而尤不克征亦迷而不復之象也夫人之心虛靈知覺具衆理而應萬事上六之迷復以其本心本有是天理而不知復本有是良知而不知復故商受之罔有悛心而卒於亡國迷復之凶也周幽王之不訛爾心於致亂者迷復之凶也象曰反君道也謂與君道相背馳也然則宜如之何必如堯之克明峻德然後不

至於迷復必如太甲之顧諟天之明命然後不至於迷復必如成湯之日新又新然後不至於迷復楊氏曰上六陰柔小人之極居亢滿大臣之位遂其姦而不改迷於邪而不復故凶於身則天災人眚之畢集凶於國則師敗君凶而不振盧杞是也害真卿沮懷光天下皆以為姦邪而德宗獨不覺其姦邪伐叛之師未反而朱泚之變已作奉天之圍未解而梁州之幸已嚴自是而後姑息之政行强藩之勢成至於元

和乃始克征何啻十年而已乎國君者六五也以之者上六也反君道反言違也六五之君道為上六反之也陰盛之世君道常為小人所以故曰以其國君凶徐氏曰上六位高而无下仁之美剛遠而失遷善之機厚極而有難開之蔽柔終而无改過之勇是昏迷不知復者也居上治衆當從天下之善從天下之善則改過不吝舉錯得宜天祐人助何凶之有又曰復卦陽道尚微未可進故六爻无利用之辭專明反

身之義厚養以俟亨進乃復之吉丘行可曰初為明睿之君子知過即改上也二四為樂善之賢者舍己以從人次也六五為不踐迹之善人自厚其身又其次也六三為改過不勇之人復而失失而復又其次也上六則物慾沈滯本心喪失下愚不移者也又何復之可言民斯為下矣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无妄者實理自然之謂程子曰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至誠天之道也天之化育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與天地

合其德矣无妄有大亨之理利貞法无妄之道利在貞正失正則妄也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乃邪心也故有匪正則為過眚不利有攸往也夫妄與无妄此天理人欲之所以别也无反无側天理也淪於反側者人欲也无偏无黨者天理也倚於偏黨者人欲也動容周旋循乎大中之矩者天理也出處語嘿流於不中不正之私者人欲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无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此古之

君子所以立必正立方聽必正容言必正言行必正行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正己以正物誠以正道得則公理昭明私意泯絶成己成物无所徃而不利正道失則勝心横發作僞日拙喪物喪己无所往而可利也仁我所行也不離以兼愛之妄則可以仁民可以事親不至於弊而使天下之无父義我所行也不離以爲我之妄則可以制事可以立敬不至於弊而使天下之无君行乎禮而不失之妄則以正君臣以

立父子以定典章以事宗廟何有乎務華失實之眚行乎智而不失之妄則以別邪正以辨是非以周萬物以濟萬變何有乎術數機詐之眚是妄與不妄之分利與不利之判觀諸正道之得失可知矣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以卦變釋卦名也自訟來者九自二來居初為卦之主動而不妄剛正為主於內无妄之義也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此以卦德卦體而釋辭也震主乎動乾主乎健動

而剛健則不屈於人欲大亨以正之本也五以剛中應二二以中正應五剛中而應則不累於柔邪之偏亦大亨以正之本也此則稟乎天命之性者也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此因文義推卦辭之反說也无妄至正理而止過此以往則有過是乃邪妄之動也天命不祐尚可行乎哉此則悖乎天命之性者也白雲曰動而健者動以天不以人也止於无妄而不往則天道常存

不止於无妄而有攸往者是以人而滅天故彖之意以謂捨无妄而往者又何之矣此天命所以不祐也孟子曰盡心知性則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知事天為天所祐皆必與天合德也此命字與中庸天命之性孟子曰命也君子不謂性之義同此聖人欲人之著誠去偽而明其天也又曰在理為正在人為性在天為命一也楊氏曰堯舜之禪湯武之師禹之治水動以天也子噲之遜苻堅之師鯀之治水動以人也

朱子曰史記作无望謂无所期望而有得焉是箇不正望底卦如人方病忽勿藥而有喜此卦其變為升卦其象雷行天下无妄動之象其占大亨而利於正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陰陽相薄雷行天下震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物物與之以无妄之理而无一息之差此造化无妄之用也先王體之對時育物東作南訛之必以其序朝作

暮息之必以其天使生靈之繫各有以遂其性動植之微各有以全其生對時育物聖人无妄之用也洪氏曰天不妄雷雷不妄行物不妄與而後萬物育焉非時之雷其發為妄物不與也以己之茂對時之茂以育物之茂先王之无妄也若无伐木无覆巢无取麛卵无出罘罝罔羅畢翳凡順時而布令者皆是也雷之動於仲春萬物與之而驚蟄雷之收於仲秋萬物與之而閉藏此雷之所以无妄也對時育物因其

性而不為私焉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初九以剛實變柔而為主於内中誠不妄者也當位而動是以无妄而往何所不吉夫妄與无妄每於動之中見之喜怒哀樂之未發則渾然天理之體寂然天性之貞智愚均具初无吉凶之可言喜怒哀樂之既發則有是非有公私有中有不中有妄无妄之所以分而一吉一凶之所由判令初九以无妄而往吉

者動以誠也行乎一身則言忠信行篤敬禔身之吉也行乎一家則父子睦兄弟和齊家之吉也行乎鄉黨則長幼序風俗美隣里之吉也行乎一國則上下洽紀綱正輔世長民之吉也此无妄之理至誠之體也以无妄而往者至誠之用也往而得吉至誠之功也象曰得志也謂以无妄而往无不得其志也誠之於物无不能動以之修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楊

氏曰雷動於初而不妄萬物一歲之盛福也聖人動
於初而不妄萬民一世之盛福也故伊尹戒太甲以
愼厥初召公戒成王以在厥初高宗三年不言威王
三年不飛何耶非不動也謹於初動也是惟无動動
則志必得矣无妄之往一辭而有二義彖辭所謂无
妄之往謂无妄之正不可小過无妄而後有所往則
過於正而入於妄所以有眚也象辭所謂无妄之往
則謂日用常行舉无妄爲以正道而行之則事皆无

妄所以有吉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六二柔順中正誠德渾然人僞不雜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故有不耕穫不菑畬之象言其无所為於前无所冀於後自然无不利也以義言之即聖人之无為而治學者之不要人爵而人爵從之爻正所謂无妄之福也夫天下之理出於自然而然者乃純乎天理而不雜以人僞者也道非求尊也得其道則道

自尊德非求貴也得其德則德自貴仁非求榮也得其仁則仁自榮六二之不耕穫不菑畬者蓋利之穫必耕於春為其始也穫於秋期於終也至誠无欲則无所為亦无所期也菑於一歲為於始也畬於三歲期於終也至无欲則无所為亦无所期也始終一致意必兩忘順理應物焉往而不利象曰未富也謂不耕不穫不菑不畬其心未嘗在於求富也此時此意不識不知之時无思无為之時靜虛動直純一无偽

之時以此真心而達諸功用則位天地育萬物无不宜者尚何行而不利乎子思所謂不動而變无為而成即此理也程氏曰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因其事理所當然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六三柔不當位也多凶之地所謂匪正者也故有災然其災出於意料之外或係之牛行人有盜牛之得

而邑人受失牛之災則其災豈不以妄而致乎夫无妄而獲福有妄而致禍此理之常也有妄而幸免无妄而多艱此時之變也自其常而言之舜德罔愆則天申命用休苗民不恭則天必加罰禹德克勤則歷數歸桀德既昏則宗社亡此福禍无不自己求之者由其變而觀之以原憲而貧以季氏而富以顏子而天盜跖而壽其禍福又有不自已致之者天道福善而禍淫善者有時而不得福鬼神禍盈而福謙謙者

有時而或罹禍或出於氣數之適然或出於時勢之適致无妄之災吾於六三何尤焉嘗觀自古无妄之災有如六三類者不知其幾人也鄭忽君國本以嫡長而繼先君非以妄而竊國也而子突乃以庶孽歸鄭入櫟以篡竊社稷鄭突得歸而鄭忽有失國之災此猶行人得牛而邑人有失牛之災也譚子在春秋之世未有大妄以危邦也齊桓恃其甲兵之權以滅其國至使春秋書子以見其無罪之由是桓公得地

而譚子有失地之災此猶行人得牛而邑人有失牛之災也無虧有齊本以長嗣而先五子非以妄而篡位也而宋曹衛邾乃奉少而奪長于甗之戰無虧敗績是孝公得位而無虧有失位之災此猶行人得牛而邑人有失牛之災也此所以為无妄之災也聖人於此見其可憫而不見其可貶也象曰邑人災也亦惟申文辭以見其義耳雖然君子之无妄吾事之當然也一時之有災外物之適然也以不虞之禍而自已

其不妄之誠非君子之道也夏臺之囚天心之亨窮通變於前而湯之心未嘗變也狄人之避高山之荒屈伸變於前而太王之心未嘗變也金石之歌手足之啟死生變於前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君子唯當憂吾心之未能无妄不憂吾身之未能无災也程氏曰人之妄動由有欲也妄得之福災亦隨之妄得之得失亦稱之如或繫得牛行人得之以為有得邑人失牛乃是災也借使邑人繫得馬則行人失馬乃是

災也有得則有失不足為得也人能知此則不為妄動矣

行人邑人但言有得則有失非以為彼此也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九四陽剛乾體下无應與剛而无私无妄者也貞固守此自无咎也有固守之誠則終无妄為之過无妄之道必慎終如始然後能无過必攸久无疆然後能无過必立不易方然後能无過或昏於物慾或流於習俗或撓於事變者不能无妄也九四之可貞无咎蓋不特守之於頃刻之間而必

守之於悠久之際也子曰人皆曰予智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避也此以見人之鮮能无妄也又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守也此以見人之鮮能无息也无妄而无息其四之可貞而无咎歟象曰固有之也謂其固守此无妄之道則无咎也童溪曰是正也非外鑠我者也我固有之也因其固有而不失之此易之所予也楊氏曰此回之擇乎中庸而不失所以異於不能期月守者也潘氏曰居大臣之位有事則可正之

職之當然何咎之有委之不為是失職也烏得无妄

五勿藥而四可貞君无為而臣有為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九五剛乾中正以居尊位下應六二柔順中正之臣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有疾此是不期而有但聽其自疾爾久而自定所以勿藥有喜而无疾也有有妄之疾有无望之疾節宣不時嗜慾不遏飲食不節寒暑不避思慮不致如是而疾者有妄之疾也不治則死耳

起居有常酒色不親耳目聰明血氣和平如是而偶疾无妄之疾也治者亦死耳昔帝堯在上九年之水亦得以病堯是无妄之疾也在帝堯无妄治之勞而皇天眷命其憂易失此无妄之疾勿藥有喜也帝舜在上三苗之梗猶得以病舜是无妄之疾也在帝舜无妄治之勞而苗民格命其憂遽亡此无妄之疾勿藥有喜也象曰不可試也謂及无妄復用藥以治之是反為妄矣不可試謂不可少嘗也雖然此以无妄

之世而言之也若夫君非无妄之君時非无妄之時
國政病於顛錯風俗病於澆漓民生病於彫困則夫
察國脉於隱微植治體於正大又醫國者所當察也
潘氏曰以天德居天位動合天理夫何為哉恭已正
南面而已矣雖有小小不順久之自化不必治也疾
猶勿藥況无疾乎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上九居卦之終无妄之極者也極而復行過於理也

過於理則妄矣故上九而行則有過眚而无所利矣上九非有妄者也但以其窮極而不可行爾天下之理已至而復過則天下之事有失而无得也塗人欲趨邦畿之地至邦畿而止至邦畿而復往則遠邦畿之地而迷其塗矣黃鳥欲趨丘隅之地至丘隅而止至丘隅而復往則離丘隅之地而失其所安矣行无妄之道至无妄之極而止至其極而復行焉則過於无妄之極而妄動之災矣為人君止於仁過此以往則

仁或流於姑息之害為人臣止於敬過此以往則敬或陷於阿諛為人子止於孝過之者或有從令陷父之慾為人父止於慈過之者或有溺愛敗子之慾與國人交止於信過之者或有尾生喪身之禍此无妄之行所以有眚而无攸利也千鈞之重加之銖兩而移十丈之引加之分毫而差極至之理加之一毫而過此无妄之行所以有眚而无攸利敢象曰窮之災也謂无妄既極而復加進則反入於妄至於窮極而

災也楊氏曰居无妄之下則貴進而動處无妄之極則貴静而止上九居无妄之極復欲動而有行其唐太宗高麗之師明皇雲南之師歟

乾隆御覽之寶

周易衍義卷六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徐錫福